

● 长篇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

编剧
朱 荃 执笔
朱 仁
范执中

西 明 心 (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

● 长篇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

曲 明 心 (下)

编剧

朱 芑(执笔)

朱 仁

范执中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明山 (下)/朱苇 (执笔) 朱仁 范执中 编剧.-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12

ISBN 7-5073-1633-5

I.四… II.朱…朱…范… III.长篇小说剧本-中国-当代

IV.D358.5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68329 号

四明山(下)

编 剧 / 朱苇(执笔) 朱仁 范执中

责任编辑 / 寒 雨

封面设计 / 邵 淳

出版发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邮 编 / 100017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图文印刷厂

850×1168mm 32 开 11.3 印张 272 千字 2 插页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3000 册

ISBN 7-5073-1633-5/G·569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文学剧本《四明山》(下)】

- [1] 第二十一集 北撤余音
- [29] 第二十二集 深山红旗
- [52] 第二十三集 白色恐怖
- [80] 第二十四集 困难时期
- [111] 第二十五集 粉粹诱降
- [133] 第二十六集 北上请示
- [164] 第二十七集 艰难转折
- [189] 第二十八集 重建武装
- [219] 第二十九集 奇袭三北
- [243] 第三十集 庄严宣告
- [260] 第三十一集 利剑出鞘
- [287] 第三十二集 黎明之前
- [322] 第三十三集 日出日落
- [351] 后记

第二十一集 北撤余音

—

白月穿云,山风习习,竹浪沙沙,万籁俱寂。
北撤惜别的余音在夜空中缭绕:

含着眼泪送亲人,
子弟兵北撤离浙东,
拉牢背包握紧手,问同志,何时回浙东?

……

……

余音凄婉,使人感到伤感,悲愤,依恋。
惜别余音夹杂着不时传来哀伤的招魂声:

“阿庚,你死得怨啊!”

“阿祥,归来吧!”

“……”

“……”

突然一只黑狗从竹林中的小茅屋里窜出来,向着白月狂吠起来,撕破了深山的寂静。

黑狗吠个不停。原来远处的山路上,三个人影朝这边走来。

黑狗如遇大敌,越叫越狂……

狗叫惊醒了茅屋里睡着的赵大伯。他急忙起来，借着破屋缝隙中漏进来的月光，和火塘中尚未熄灭的炭火，迅速穿上衣服和床前的山袜草鞋，随手从床里边掏出猎枪，从作为后墙的草苫中钻出来，躲在茅屋边的竹林中，警惕地看了一下狂吠着的黑狗，把枪对着隐隐走来的人。

人，越来越近，狗，越吠越烈，赵大伯眼睛睁得越来越大……

突然，黑狗停止狂吠，像看到亲人，甩起尾巴，呜呜叫着，欢快地迎向来人。到了跟前，竟然扑到来人身上去了。

“黑豹，你不认识了。”传来来人的声音。

赵大伯听出来，眼睛突然发亮，急忙从后墙钻进屋里，拨亮火塘，点上亮篾，打开大门。

三个人已站在门口，两个是腰里别着手枪的郭德隆和钱蕙兰，一个是斜挂着木壳枪的通讯员小汪。

赵大伯望着他俩惊讶不已。

“啊呀！你们到底是人是鬼？！”

郭德隆反问：“赵大伯，你怎么啦？”

“你来看！”赵大伯指指摆设着的灵堂、斋饭，和一个纸做的牌位，上书：

“阿隆之牌位。”

钱蕙兰：“赵大伯，阿隆是你什么人？他怎么死啦？”

“是祭他啊！”赵大伯指指郭德隆高兴得抹着眼泪。

“祭我？”郭德隆、钱蕙兰互望着小汪苦笑。

小汪说：“赵大伯，郭县长不是活得好好的嘛！”

赵大伯：“你们走了后就传来消息，说北撤的三五支队都被国民党消灭了，有的死在大海里，有的到江北岸被消灭了。这几天啊，大家都是人心惶惶的，有儿子和丈夫北撤的人家，摆灵堂、做七、招魂，你不听到他们招魂的喊声呀？！阿隆，老百姓挂念你们啊！”

“这是谣言！”小汪愤愤地说。

“我也这么想。可有的人说是亲眼看见三五支队的伤兵都运回四明山来了。”

赵大伯的话把郭德隆、钱蕙兰、小汪也弄糊涂了。

“不会吧？”钱蕙兰说。

“可能是造谣，不要相信。”郭德隆抓住赵大伯的手：“谢谢，谢谢，你们时时刻刻担心着我们的死活，真是我们的亲爹亲娘啊！”

“四明山的人，对你们哪个不牵肠挂肚的。见到你们就好了。我也揣摸，共产党总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这不是……烧掉，烧掉。”赵大伯说着，拿过牌位，丢进火塘里。

钱蕙兰解释说：“赵大伯，我们已把浙东根据地让给国民党了，国民党迟早要来的。我们已经转入地下，是秘密的了，你要为我们保密啊！”

“啊？！我懂，我懂。不过，阿隆，钱同志，管他公开秘密，合法非法的，你们还不是为了我们，我们的心啊，连在一起的！照样。”

郭德隆说：“对，往后，你还要多长双眼睛，多长双耳朵呢！”

“我懂。”赵大伯拿下吊在火塘上已经冒热气的茶壶要为他们泡茶。

郭德隆制止。向钱蕙兰和小汪侧了下头示意快走，一边说：“赵大伯，你对谁也不要说我们来过这里啊！”郭德隆和赵大伯握了握手，马上走出门外。

“放心！”

赵大伯望着远去的郭德隆和钱蕙兰、小汪，对着摇尾巴的黑豹说：

“这就好了！”

二

这是一个树叶遮得不见天，落叶铺得不见地的深山密林。太阳已有三丈高，密林里还是黑乎乎的，只有从树叶缝里硬挤下来的几缕阳光，直射大地。

密林深处的悬崖峭壁下，搭着一个简易茅棚，里面搭着一张占满整个茅棚的大床。床上铺草，草上铺着一张竹簟。睡觉、开会、学习等一切活动都在这张床上。

刘清扬已化装成农民，戴着灰色的獭独帽，嘴里依然衔着有点洋气的烟斗。

戴眼镜的裘祖恩穿的黑色长袍，像教书先生。

还有个农民打扮的年轻人，叫陈爱中，文质彬彬，一副老实相。他们都坐在床上看书。

连门口的几个通讯员都打扮成山民，腰里别着柴刀筐。刀筐里插着一把磨得飞快的砍柴刀。

刘清扬的通讯员阿标，正用小竹杆做短短的旱烟管。正做好，就从袋里拿出一个钢嘴和钢烟锅，装到短竹烟管两头，吸了吸，得意地笑了。

裘祖恩的通讯员小魏、陈爱中的通讯员小褚，围着阿标见他做成新烟管，为他高兴：

“快送去给刘书记。”

阿标得意地把烟管送到草蓬里：

“刘书记，把你的洋烟斗换一换吧。”

刘清扬接到新烟管，拔出他的洋烟斗，试试新烟管，就把洋烟斗交给阿标。

裘祖恩关照：“阿标，把洋烟斗抛远些。不，埋到地下去，免得暴

露目标。

“不不不，你这个裘祖恩同志啊，就这么小心。”刘清扬连声阻止。“阿标，替我保存着，还会有用的。”

陈爱中插嘴：“这东西，像斯大林的烟斗，洋兮兮的，装农民了，还有什么用！”

刘清扬：“用多年了，我喜欢，替我保存好。”

裘祖恩开玩笑：“留着做古董啊！”

刘清扬不想回答。反说：“郭德隆啊，就是好犯自由主义，到现在还没来。”

陈爱中笑起来：“错啦，你看，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了，还带了老婆哩！”

刘清扬和裘祖恩往门口一张，郭德隆、钱蕙兰和小汪已站在草棚门口。郭德隆说：

“刘书记，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反动派还没到，你们就躲到这个深山冷岙里来了。若是国民党来了呢，你钻到地底下去啊？！”

刘清扬没有回答，和其他同志一样，久久地盯着他们的打扮。

郭德隆、钱蕙兰和小汪已换掉军装，穿身芝麻短棉袄裤，腰间皮带上别着他们心爱的用红绸布包着的手枪。小汪腰间挂着四只手榴弹，斜挎着一枝红绸包着的木壳枪，像武工队员。和平时不同的每人都拿着一根小竹杆。

郭德隆以为大家在注意他们的小竹杆，就举起来介绍：

“这是打游击的新式武器……”

“吹牛，一根叫花子的打狗棒，还新式武器。”裘祖恩推推眼镜不屑一顾。

郭德隆解释：“这东西呀，一赶露水二打蛇，三当拐棍四当枪。同志们，钻山窝，打游击，没这新式武器不行。”

“这倒是。”裘祖恩、陈爱中觉得有理。

刘清扬一脸严肃，瞪着眼睛，质问郭德隆：

“你说打游击？谁说的？谭政委是叫你留下来打游击的？”

“哈哈，坚持斗争不是打游击干啥？”

刘清扬更加严肃。“坚持隐蔽斗争，就是从公开转为秘密，从地上转到地下，做公开工作变为做秘密的地下工作，这是 180 度的大转弯。你这身武工队的打扮，哪像个做地下工作者的样子！同志，从你这身打扮说明你这个弯还没有转好。”

郭德隆不服：“我的样子怎么啦，敌人还没来，就躲到这样的深山岙里，就算转入地下坚持斗争了，就算是在做地下工作了？！”

钱蕙兰：“德隆，刘书记说得对，现在就是要像我隐蔽在风潮小学做地下工作时候一样，要完全群众化。”

刘清扬：“钱蕙兰同志到底是做过地下工作的。看你郭德隆，手枪别在腰上，还包块红绸子，还想抖你县长的威风啊？这算是转入地下做秘密工作的？”

郭德隆这才发觉大家，个个都化装过了，枪都不见了，而且大家都在笑他。

郭德隆自我解嘲地：

“这好办，蕙兰、小汪，把枪挂到衣裳里不就完了嘛。”

说着，解下皮带，拔出手枪，剥掉红绸，把皮带枪套系到衣裳里面。

小汪、蕙兰动作麻利，如法炮制。

刘清扬脸色稍有好转，招呼郭德隆坐下说：

“今天是留下来坚持斗争的第一次会议。就是讨论如何从公开转为秘密，从地上转到地下？从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要做哪些改变？要注意些什么问题？从郭德隆身上就可以看出要转这个 180 度的弯，不是说转就转好了的……”

“慢慢慢慢！还有件大事先让我报告一下，”郭德隆叫起来，“特

派员，何司令和谭政委决定把四明总队的一个中队和大陆商场的短武器全部留给我们。他们就在徐岙，叫我来通知：要，今天就去接收，今天不去，他们明天就跟最后一批部队北撤了。刘书记，这个要紧，快派人去吧？”

大家活跃起来，裘祖恩主动请缨：

“刘书记，你写个条子，我和郭德隆去接收。”

刘清扬胸有成竹：“算啦！让他们北撤吧！”

“啊！”大家大出意外地惊叫起来。

“这怎么能不要！老裘，小汪，我们去接收。”郭德隆急得跳起来要走。

刘清扬制止。示意郭德隆和裘祖恩坐下。

“同志们，一个中队能顶住国民党的几万人的清剿吗？行动起来却是拖泥带水的。我在江西坚持过，我的经验是：坚持斗争，越精干越好。最好是单枪匹马，要到哪就到哪，神不知鬼不觉，谁都不知道，谁都找不到。”

裘祖恩觉得有理，但说：

“刘书记，不要部队有道理，把大陆商场的短武器接收过来总是好的啰！”

刘清扬又是摇摇头。裘祖恩个性内向，处事不慌，现在也着急了。

“刘书记，老实告诉你，我的手枪里只有三粒子弹呢！”

陈爱中也说：“我也是。”

郭德隆急了：“刘书记，司令政委都同意的事，你为什么不要？”

大家心急火燎，刘清扬仍很平静。他问大家：

“你们认为我们的枪是对付谁的？……”

郭德隆嘟哝：“奇怪，不对付敌人，去对付谁啊？”

刘清扬接着说：

“……不对。我们的枪是对付自己的。每枝枪只要有一粒子弹就足够了。至多两粒，一粒对付敌人，一粒对付自己。”

语出惊人。所有人大出意外，有的不以为然，有的大为困惑，有的费解，大家愣着眼，面面相觑。

看大家不再提出问题，刘清扬脸色也有些好转，就说：

“言归正传，大家研究一下怎样转入地下的问题吧。”

三

朱洪山和通讯员小史带着姚慧静向密林走来，刚到茅棚门口，朱洪山就报告：

“报告好消息，北撤部队在澈浦跟国民党打了一天，晚上就突围北上了，我们北撤胜利了！”

“部队突围北上了，我们没有被消灭？”郭德隆激动得跳下床来。“我晓得是谣言、嚼舌头。”

裘祖恩也附和：“刘书记，要想办法赶快宣传，省得群众人心惶惶。”刘书记：“对！”朱洪山又说：“刘书记，何司令命令送他们北撤的船，由姚慧静和伤员朱浩大队长带 56 个伤员回来了。昨夜刚到后方医院，已经安顿好了，我来请示一下，何司令叫我们到宁波去和国民党谈判，争取后方医院和伤员公开合法的北撤。现在伤员多，你看怎么办？”

正在这时，像小伢儿一样只有十五、六岁的报务员小江扬着一叠厚厚的抄报，激动地奔来报告：

“刘书记，特大好消息，新华社的。国共谈判的《双十协定》公布了！毛主席也从重庆回到延安了。”

“啊！”大家惊喜地叫喊起来。

郭德隆拿下被打了两个枪洞的金丝草帽，跑到草棚门口，高兴

跳着把草帽抛到天上，大声高呼：

“乌拉！”

同志们都高兴地跟出来，兴奋得又跳又叫地大声欢呼，钱蕙兰也拉着姚慧静跟着欢呼庆祝。

只有刘清扬吸着短烟管没动：“先回来听听新华社电讯再高兴吧！”

密林中的欢呼声，已变成延安机场的欢呼声。

1945年10月9日下午。

延安。

宝塔山上的宝塔矗立在灿烂的阳光下。

锣鼓声声，鞭炮震天。延安人民手举彩旗，在欢迎毛泽东等完成国共和谈胜利归来。

一架国民党飞机从蓝天白云中飞来，徐徐降落在延安机场。

锣鼓更为热烈。

飞机上走下毛泽东、王若飞和穿着上将军衔黄呢戎装的张治中将军和一些随员。

锣鼓声、鞭炮声，响彻云霄。

“欢迎毛主席国共和谈胜利归来。”

“热烈庆祝《双十协定》胜利发表！”

“坚决反对内战！”

“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

“……”

“……”

“……”

毛泽东、张治中、王若飞等挥着手穿过欢迎的人群。

群众情绪更为激动，口号声更为响亮。带领呼口号的，当首长们

经过时，带头高呼：

“热烈欢迎张治中将军三到延安！”

张治中双眼含泪，拱着双手向两边群众致以真诚谢意！

欢呼声、锣鼓声、鞭炮声渐渐远去。

延安。窑洞的会议室里。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叶剑英、吴玉章、王若飞、杨尚昆，同张治中等共进早餐。

毛泽东举杯为张治中敬酒：

“你为和平奔走是诚意的。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例子。《扫荡报》是江西围攻我们时办的，你改了报纸的名称，有的人是一定不赞成的。”

张治中大感意外、惊讶得忘记与毛泽东碰杯，把毛泽东望了很久，感慨地说：

“啊！想不到润之观察得这么仔细，竟从我改报名中体察到我的苦心，太感谢你了，干！”万分感动的与毛泽东碰杯，把头一仰，一口干了这杯酒，又衷心高兴地重复了一句：“知我者润之也。太感谢你了！也谢谢各位！”

毛泽东又替张治中斟酒：

“还有你为这次和谈三到延安，已成为这次国共和谈中的佳话，请接受我们的敬意。干！”

张治中先和毛泽东碰了碰杯，又和大家碰杯笑着说：

“你们写中共党史的时候，如果写上我张治中三到延安，我会感到非常荣幸的。”

毛泽东说：“这是历史，凡是为人民做好事的，必将永垂青史。全国人民和共产党是不会忘掉的。”

“谢谢。”张治中说：“我把润之先生送回延安，算是完成任务了。”

诸位,我即将回重庆,对今后谈判还有什么意见吗?”

毛泽东把大家扫了一眼,答道:

“希望此次谈判中尚未获得协议的国民大会问题与解放区问题,解放军问题,早日商得共同意见,以便政治协商会议能及早顺利召开。”

张治中微微地点了点头,但也微露难色。

延安。大礼堂。毛泽东在向干部作重庆国共和谈的报告。他一口湖南腔,侃侃而谈:

“……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

“达成《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拉回到四明山密林中的草棚里。

刘清扬刚读完《双十协定》和毛泽东在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读完之后,他扬扬手中厚厚一叠抄报稿子:

“大家议论一下吧!”

茅棚内外挤满了人。

裘祖恩:“总算谈出个《双十协定》,这很好。仗打了八年了,老百姓太苦了。”

陈爱中:“是该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了。”

朱洪山提出问题:“军队和解放区两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我看

……”

陈爱中：“……，有这个协定，总比没有好吧？”

朱洪山：“毛主席不是讲了吗，要兑现这个协定还有待我们的努力。”

郭德隆：“注意毛主席这句话：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蒋介石讲话从来不算数的，他还是要打内战的。”

刘清扬说：“对。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点，还要冷静一点。蒋介石不会忘掉反共，更不会忘掉浙江奉化溪口镇他这个老家。”大家频频点头，表示同意。刘清扬加重语气说：“但是，全国人民要和平，谈判还不算结束。蒋介石想打内战，还得有个准备时期，我分析至少个把月，多则几个月。但是，国民党迟早要来占领四明山。我们要作最坏的打算，要抓紧时机做好三件事：一、你们各个县、区特派员要抓紧目前时机，到各自地区大力宣传《双十协定》和部队北撤胜利的消息，稳定群众情绪，也要他们做好国民党到来的思想准备；二、各自要找好隐蔽的地方，囤积好粮食物资，至少要能坚持三个月；三、同时要整顿好从县到区、到村、到每个党员单线联系的组织关系；四、研究好每个党员对国民党的应付办法，面孔太红的，一定要离开本乡本土，或外出谋生，或投亲靠友，免遭不必要的损失，实在没有办法的只好上山；五、最好选择没有公开过，面孔不红的党员，打进国民党的区乡保甲去做两面派；六、洪山同志：关于后方医院问题，我们不要太相信国民党会对共产党讲人道，发慈悲。不过也要趁着双十协定的签订去试一试。……”

朱洪山：“我也这样想。我主张动员伤势较轻，或有投奔和隐蔽埋伏去处的，发足路费，赶快分散，自己行动，而后北撤为上策。实在没办法的，只好留下，与国民党谈判了再作道理。”

刘清扬：“对，时不待我，赶快分散行动。朱洪山同志，抓紧抓紧再抓紧。好了，马上解散，各自回到自己地区去贯彻吧。”

四

徐岙。绿竹红枫，环抱着村头的关帝庙。

庙门口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留守处”，一块是“浙东游击纵队后方医院”。

关帝庙左右两侧的竹林边，晒着纱布绷带和伤员的衣服。

朱洪山和后方医院的独脚院长黄明、姚慧静三个人一起送拄着拐棍的朱浩和金冬梅，从庙里出来。

阿国和阿虎已准备好爬山虎，在庙前等着。

朱浩转身与姚慧静、独脚黄院长、朱洪山握手告别：

“慧静同志，我这条命是你给的，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姚慧静想到了自己：“我们的命都是共产党给的，要不，我还在杨葛殿当道姑呢！冬梅同志，我们把朱浩同志交给你了！”

金冬梅：“放心，黄院长、朱主任，谢谢了！”

朱洪山、黄院长和朱浩、金冬梅握手告别时，朱洪山把朱浩拉到一边，轻声告诉他：

“朱浩同志，记住：三北和四明山都留有地下党，伤好了，你可以去苏北找部队，也可在三北或四明山找地下党。一定要积极治疗，要想万全之策隐蔽好，这不是为自己，是为党为革命。”

朱浩：“太好了。冬梅说已经和父母商量好。爸爸这个朱乡长也红透了的，儿子女儿都参加三五支队，女儿婉儿还成了有名烈士，国民党不会放过我们的，所以决定等我回到三北后，就隐蔽到上海去。”

“好。”朱洪山扶朱浩上了“爬山虎”。

金冬梅和姚慧静、朱洪山、黄院长默默地握了握手，坐上“爬山虎”走了。